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孟子四攷一

海甯周廣業耕厓著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邠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祇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劉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尙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裒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別尤難不揣謏陋詳加

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竄

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

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闕奕游鳧儒者尙能稱誦

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

荀子性惡篇下同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脫喪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此句兩見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亦引之見姚鉉唐文粹

孟子三見宣王

張存中孟子集注通證陳士元孟子雜記俱作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曰曷

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衍泰三遷志佚文作弟子問曰何爲不言誤

孟子曰我先

攻其邪心

荀子大略篇

雜記荀子前載子思子二條孔叢子一條皆思孟答問語案孟子師事子思先儒雖有是說稽其年代恐不相及且內篇

述魯繆公費惠公尊禮子思事孟子於二君俱稱諡而繆公之上并係以昔者則非並世可知使果師事子思七篇中不應絕無問答之辭又不當亟稱其字曰子思也外書真贗誠不可知至淵源授受尤不容誣朱彝尊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方之玃孟子集語受業解載孔叢四條又以說苑建本篇子思語妄加謂孟子三字大抵集語皆以意增飾難盡據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

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

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經義考去此三句而改怠為篡夫

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

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雜記去夫道二以下八句○韓詩外傳下同案詩絲

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引孟子證之韓所稱高子蓋即此人

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經義考雞上有求字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

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湣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

君

雜記脫此三字

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湣于髡曰夫子亦

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

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

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湣于髡曰

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

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

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

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經義考去湣于髡答詞而分電雷吞

舟夫藝爲三節又以吞舟夫藝列其於心前電雷列高子後程大中四書逸箋割電雷節置高子後並誤今從原文雜記

曰此蓋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馬驢釋史連下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四句此恐是韓氏語非孟文也釋史又曰此即名實章而紀載不同○六馬秦制見史記始皇紀然晏子春秋已屢言六馬更有重駕者晏子以爲駕八固非制重之滋甚也家語六馬之乖離呂氏春秋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列子有二十四蹄之文公羊傳亦曰天子駕六蓋周末強國僭踰者所爲至秦遂定制耳平御覽載琴書師涓鼓琴感四馬噓天仰秣卻作四大周正樂六國時瓠巴工琴魚躍潛藻而聽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見董子繁

露深察名號篇其下云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勿見也又云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此蓋摘外書性善之文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楊子法言修身

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其在外書歟集語此上妄加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子塾侍側孟子喟然而嘆云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劉向說苑下同○雜記連下夫學者崇名

立身之本也八句考說苑
此節甚長不盡似孟子語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

王應麟玉海藝文漢藝文志考證及雜記並知上有皆字

莫上有

糞田莫

雜記作

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

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

王志堅表異錄作欲

止淫也

經義考併上條

爲一節去何謂糞心四句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有何謂糞心二句太平御覽引孟子全錄此文則不當刪○吳萊

孟子弟子列傳序曰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解中語

雜記又載說苑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

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

解矣此學之道也○案說苑無此文鍾惺孟子翼考載之姑附於此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

史記淮南王傳又漢書伍被傳荀悅漢紀若並作如

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漢書俱連下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三句繹史及李錯尙史因之玩文氣

非皆

孟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也袁宏後漢

紀鄧惲語也後漢書鄧惲傳上句君下有之字而無二也字

案惲光武初人其稱孟軻云云當係原文李賢注牽合對齊

宣王章不為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等語鑿矣困學紀聞據之云與今孟子語有異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下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

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
○桓寬鹽鐵論下同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甯

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困學紀聞引無窮飢二句今依雜記錄之雜記

此條上有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蓋本之學齋估畢

案董斯張吹景集云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並作孔

子曰繩祖所據殊誤今考此二句與下堯舜之道三句俱見

執務篇河廣二句作孔子王應麟詩考河廣篇引鹽鐵論亦

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史繩祖學齋估畢引之曰今不見此

文雜記曰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王充論衡本性

篇○案性善之篇卽趙岐所謂外書劉昌詩謂新喻謝氏尚存此一篇然同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等書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亦未必然也玉海藝文引止此漢藝文志考證連下謂人之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亦作孟子恐非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鄭氏禮記坊記注雜記誤作孔子閒居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

鄭氏周禮大行人注

案此左傳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鄭司農注周禮小行人引春秋

傳曰諸侯有王是也後鄭引孟子必自有據賈公彥正義云引之謂朝王之事也不言今無此文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盧學士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案白虎通

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意與此同誘有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玉海藝文引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注云高誘正章句是誘所正卽程本也程於明帝建初三年舉孝廉所有章句必足本也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案雜記止載此二句其

下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疑出應氏不錄然圖景失形顏氏家訓稱是孟子則亦孟文也下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則鄒陽書有之爲孟與否不可知矣堯舜二句劉知幾史通疑古等篇引

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見公羊傳成十

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其疏云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穀梁疏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其稱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勳穀梁疏云此說徐邈何休並同毛詩傳天子園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說別者詩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園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爲說然則孟子此文士勳初未之見矣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案後漢書戴良傳注引帝王紀夏禹

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牟子理惑論禹生西羌而聖喆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皆不言出孟然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蜀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太平御覽引任豫益州記作石紐林水經注作石紐鄉○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陳耀文經

典稽疑曰此當在舜生諸馮下而今無之知書之遺逸者多矣可勝嘆哉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朴子外篇

孟子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河清頌序見宋書臨川王傳經義考是作猶

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經義考作平患禍

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見梁釋僧祐宏明集下同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唐釋道宣廣宏明集釋人之所不知

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

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孟軻敦素史魚秉直義當如素履之素七篇無其說李瀚蒙求則以孟軻養素對揚雄草元徐子光

注引養浩然之氣證之與素字無干此必出於外書也

孟子曰千載釋史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拾遺記後附此語故集語謂出蕭綺

拾遺記錄經義考同案隋志拾遺錄二卷為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疑有誤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處士傳序

孟子曰圖影失形

顏氏家訓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之影並作景案下文云此字當為光景之景世

改從葛洪字苑加多非也則知北齊時本已作影沈揆顏氏家訓考證云未詳或恐是外書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

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

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

王不悅

劉晝新論隨時篇○案晝字孔昭北齊書北史俱有傳此文與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

正合蓋別有據也夫惠王以土地之故不惜糜爛其民復列以子弟真所謂以養人害人者孟子曉以太王之事其中病

乃甚於滕文也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李賢後漢書注下同○案章懷注兩引此語而微不同朱祐等傳論光武存矯

枉之志注云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正字一本作直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云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經義考乃載正枉者必過其直句而自注出黨錮傳又衍一者字誤也此與下條毛奇齡四書臚言引之

孟子曰矯枉過直

案此語亦兩引張皓等傳贊二子過正注孟子云矯枉過正又王符仲長統等傳論偏情

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言正曲過於其直雜記經義考四書臚言俱單載矯枉過直句而注云出仲長統昌言考昌言全書已亡惟本傳載其理亂篇曰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初無引孟明文則謂出昌言者亦誤也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此出趙氏章指吹景集繹史經義考俱載入逸文又以阿意為阿諛

三遷志作曲意並誤

孟子曰嚬蹙而言

李善文選注下同此語三引靈光殿賦江賦弔魏武文并引注云嚬蹙謂人嚬眉蹙額憂

貌也今匡章章有頻顙字異趙氏亦無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此語三引別賦及曹子建謝靈運詩

孟子曰使自求之

文賦注○孫侍御頤谷曰此疑是使自得之之異文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張景陽七

命注又琴賦注引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二條今見趙注疑選注誤引然明成化年希古張伯顏重刊元人本及汲古閣本並同惟萬卷堂重刊六臣本琴賦注作善曰離子離朱也下接淮南子離朱之明云云無孟子而七命注亦無同異則非誤也餘所引諸本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釋史有命世者作間

答蘇武書注○案裴駙史記集解自序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索隱引孟子云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有名世者下句同今文上句同選注而多一生字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王仲宣諫注○案子路入告之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

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釋史引文選注

○案是注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汲古萬卷二本俱作荀子
檢荀子唯修身篇云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
也諂諛我者吾賊也與此文異後見嘉靖吳郡
袁氏重刻丁觀六臣注本作孟子知馬氏據此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見嘉靖刊本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
太平御覽作惠公集語改昔王季葬渦

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

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欲少留而據
御覽作撫社稷故

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歐陽詢藝文類聚案

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
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為梁○鮑彪戰國策牛目注
云駕車用牛其雪深至牛目案葛洪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
陽不調則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國策下文云壞城郭且
為棧道而行則鮑說是也韓鄂歲華紀麗雪部以浸牛
目對渡龍沙注引孟云云冊府元龜改作半月非是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

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子遂夫妻相與

逃為人灌園

史記索隱下同。案此似節錄高士傳之文然皇甫士安之書有目共覩小司馬豈或誤引其

下又引烈士傳云字子終然則士安作傳實本孟子也互詳異本

孟軻謂之寄君

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所稱九主

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

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雜記曰今七篇無寄君語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集解引鄭元曰楚人張

守節正義引家語曰衛人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為堅白

案七篇無趙人之說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為堅白

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考平原君傳龍與鄒衍

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一人困學紀

聞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楊墨儒秉四秉

謂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即孔子弟子乃字子秉而

與鄒衍同時為堅白之談者也注家混而為一朱竹垞跋聖

賢羣輔錄以趙人名

龍者字子秉是也